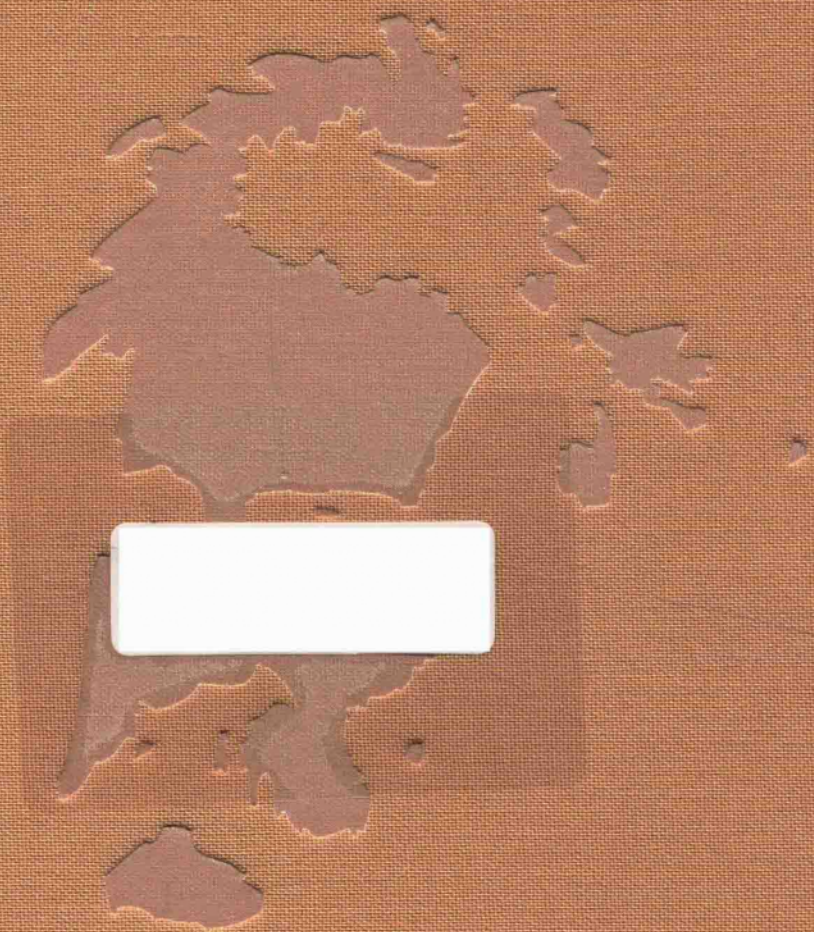


8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密西西比河上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 IN



8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密西西比河上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 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文集:全12册/(美)马克·吐温著;张友松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452-8

I. ①马…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393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胡安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0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6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52-8
定 价 7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全国的躯干”	1
第 一 章 大河及其历史	3
第 二 章 大河及其探险者	10
第 三 章 往事的回忆	16
第 四 章 孩子们的志愿	32
第 五 章 我要做一个小领航员	37
第 六 章 小领航员的经历	42
第 七 章 勇敢的举动	50
第 八 章 伤脑筋的课题	57
第 九 章 不断的烦恼	64
第 十 章 完成我的学业	71
第十一章 河水猛涨	77
第十二章 测水	84
第十三章 领航的必要条件	90
第十四章 领航员的身份和威风	98
第十五章 领航的垄断	104
第十六章 赛船的年代	114
第十七章 河流改道和斯蒂芬	126

第 十 八 章	我额外学了几课	133
第 十 九 章	我和布朗礼尚往来	139
第 二 十 章	一场大祸	144
第二十一章	我的传记的一段	149
第二十二章	言归正传	150
第二十三章	化名旅行	158
第二十四章	假姓名被识破了	161
第二十五章	从卡罗镇到希克曼	167
第二十六章	火线下	173
第二十七章	几样外来货	180
第二十八章	蒙佛大叔畅抒己见	186
第二十九章	几条标准好汉	194
第 三 十 章	旅途随笔	203
第三十一章	一个拇指印及其后果	211
第三十二章	一笔横财的处理方法	226
第三十三章	饮乐与德行	231
第三十四章	漫天大谎	235
第三十五章	战祸中的维克斯堡	237
第三十六章	教授叙说的奇人奇事	245
第三十七章	金粉轮的结局	251
第三十八章	华丽的房屋	253
第三十九章	制造品与歹徒	259
第 四 十 章	堡邸与文化	265
第四十一章	南方的首府	270
第四十二章	卫生与情感	274
第四十三章	埋葬的艺术	278
第四十四章	城市风光	282
第四十五章	南方的竞赛	289

第四十六章	魔术与魔术家	297
第四十七章	“瑞莫斯大叔”和凯布尔先生	301
第四十八章	食糖和邮费	304
第四十九章	领航员生活的插曲	311
第五十章	“开山鼻祖”	316
第五十一章	往事的回忆	321
第五十二章	绝处逢生的人	328
第五十三章	我的童年时代的故乡	340
第五十四章	过去和现在	346
第五十五章	大仇杀及其他	354
第五十六章	一个法律问题	360
第五十七章	一位天使长	366
第五十八章	上游风光	372
第五十九章	传说与风景	378
第六十章	推测与结论	386
附录		395
译后记		428

“全国的躯干”

密西西比河流域乃是全国的躯干。所有其他各部分都只能算是肢体,虽然各自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却在于它们与这个躯干的关系。除开大湖盆地以及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两州里的三十万平方英里而外,这个流域大约占地一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而那些除外的地方在许多方面也要算是这个流域的一部分。以地区大小而论,这个流域是全世界第二个最大的,只有亚马孙河流域才比它更大。冰冻的鄂毕河流域大小和它相近;其次一个大地区是拉·巴拉塔河流域,面积约计相当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九分之八,可以住人的地方大概也比它小一些;再其次是叶尼塞河流域,约计九分之七;勒拿河、黑龙江、黄河、扬子江和尼罗河,约计九分之五;恒河不及二分之一;印度河不及三分之一;幼发拉底河五分之一;莱茵河十五分之一。这个地区的大小超过整个欧洲——俄国、挪威和瑞典除外。它占地四倍于奥国,五倍于德国或西班牙,六倍于法国,十倍于英伦三岛或意大利。我们想到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范围的时候,由欧洲西部那些河流的流域所形成的概念就不免大为减色;就连西伯利亚那些大河的贫瘠的流域,以及中亚细亚那些高原,或是潮湿的亚马孙河的辽阔原野,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概念,也会相形见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纬度、海拔和雨量三者配合起来,就使这个地区处处都能够供养稠密的人口。作为文明人居住的地方,这个流域真是全球第一,比别处强得多了。

——一八六三年二月,“哈珀杂志”编辑室

第一章 大河及其历史

关于密西西比河的书是很值得读一读的。这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而是各方面都很出色的。把密苏里河作为它的主要支流,它就是全世界最长的河——四千三百英里。要说它也是全世界最曲折的河,那大概是靠得住的,因为它所流过的地方有一部分长达一千三百英里,而这段河流所经过的地面,如果叫一只乌鸦直飞过去,却只有六百七十五英里的距离。它所流出的水量有圣罗伦斯河的三倍那么多,二十五倍于莱茵河,三百三十八倍于泰晤士河。任何别的河流都没有这么辽阔的排水地区;它的水源来自二十八个州和准州,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得拉瓦州以及这一州和太平洋坡地上的爱达荷州之间的全部地区——横跨经线四十五度。密西西比河接纳许多支流的水,送入墨西哥湾,其中有五十四条可以通航汽船,几百条能通平底船和浅水船。排水地区的面积有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爱尔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奥国、意大利和土耳其合起来那么大,而且这个广大的地区几乎全部是肥沃的;密西西比河本身流过的地带之丰饶,尤其是异乎寻常。

这条河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流近河口时,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窄,越窄越深。从它与俄亥河汇合处到入海的中途一处地方,涨潮时的平均宽度是一英里,从那里到海边,宽度逐渐缩减,直到河口上游的“狭道”那儿,就只有半英里稍多一点了。密西西比河

在它与俄亥俄河汇合处的深度是八十七英尺；以后深度逐渐增加，到了河口稍微上面一点的地方，终于有一百二十九英尺了。

河水涨落的差别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不是说的上游，而是说的下游。直到那折兹为止（离河口三百六十英里），上涨的高度大致是一样的——大约五十英尺。可是到了巴尤·拉浮什，河水上涨就只有二十四英尺；新奥尔良只有十五英尺；近河口处就只有二英尺半了。

新奥尔良的《泰晤士民主报》上有一篇根据能干的工程师们的报告写成的文章，说这条河每年把四亿零六百万吨淤泥倾泻到墨西哥湾里——这就使人想起马利亚特海军上校给密西西比河取的一个粗野的外号——“大阴沟”。这些淤泥如果凝固起来，可以堆成一座一英里见方、二百四十一英尺高的大土堆。

淤泥的冲积渐渐扩大陆地的面积——但也只是渐渐的；自从这条河有了历史记载以来，已经过了二百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淤泥扩大陆地的范围，还不到三分之一英里。

科学家们因为巴顿鲁日以下再也没有山了，所以认为那就是从前的河口所在，而那里和墨西哥湾之间的二百英里陆地都是河流淤积起来的。这就使我们毫不费力地知道了这块地方的年龄——十二万年。可是在那附近一带，这还是年龄最小最小的一块土地。

密西西比河另外还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它老爱冲决狭窄的地峡，狂奔猛跳，就这样使河身变直，缩短长度。它猛跳一下，就使河身缩短三十英里，已经不止一次了！

这些改道产生了稀奇的结果：把一些河边的市镇甩到乡村里去了，同时在它们前面造起了沙洲和森林。三角洲镇从前本是在维克斯堡下游三英里，新近的一次改道根本改变了它的位置，现在三角洲镇跑到维克斯堡上游二英里那儿去了。

这两个河边的市镇都因那一次改道退到乡间去了。改道对于疆界和管辖权都起着破坏作用：比如，有一个人今天还在密西西比州住着，今天夜里河流溃决改道，明天这个人就发现他自己和他的土地搬

到了大河的另一边,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境界里,归它的法律所管了!这种事情,如果是从前发生在大河的上游,就可以把一个奴隶从密苏里州转移到伊利诺伊州,使他变成一个自由人。

密西西比河不仅是由于溃决改道而变更它的位置,它还常常以它本身的移动改变河道——河身是经常向旁边移动的。在路易斯安那州萧条村那一段,大河现在从过去所占的地方两英里以西流过。这么一来,那个村镇原先的旧址现在就根本不在路易斯安那州,而是在大河的另一边,跑到密西西比州去了。二百年前,拉萨尔^①乘独木舟在密西西比河上顺流而下,当初他所走过的那一千三百英里河道,现在几乎完全变成结结实实的干地了。现在的河道有些地方在旧河道的右边,有些地方在它的左边。

密西西比河在靠近河口的下游,虽然由于受到墨西哥湾的波涛冲击,只能慢慢地堆积陆地,但是它在上游比较有保障的地方,冲积起来是相当快的:比如先知岛在三十年前占地一千五百英亩,从那以后,大河就给它增加七百英亩了。

关于这条大河的古怪特点,上面举了这些例子,暂时就不再多谈了。在本书的后面,我还要随时再举几个。

现在我们且把密西西比河的自然历史搁下,谈谈它的“历史的历史”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两章篇幅简略地回顾一下它那朦胧的初期;再以一两章回顾一下渐见清醒的第二个时期;随后的许多章就可以用来谈谈它那最旺盛、最清醒的时期;然后在本书剩下的各章里谈谈它目前这个比较平静的时期。

世人和书本一提到我们这个国家,惯爱用个“新”字,而且用得过头,以致我们老早就得到一个印象,而且永远把它保住,仿佛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古老的成分。我们当然知道美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年份,但是单只那些数字并不足以使我们心里对它

^① 拉萨尔(罗伯特·卡弗利那·拉萨尔,1645—1687),法国探险家,首先发现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

们所代表的一段时期获得明确的观念和清楚的认识。我们说首先看到密西西比河的白种人德·索托是在一五四二年发现它的,这句话只提出了一个事实,而没有予以说明:这好比是用天文学上的计算单位说出日落的范围大小,并以科学名词列举落日的各种颜色——结果你只得到关于日落的一个干瘪瘪的事实,而没有看到日落。要是把它描绘一番,那就强多了。

一五四二这个年份,如果孤立起来,对我们并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有人把几个前后相近的历史年份和事件同它并列在一起,他就给这个年份增添了景色和光彩,于是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因其古老而很值得尊重的美国历史年份。

比如密西西比河第一次被白种人看到的时候,法兰西斯一世在巴维亚战败已经将近二十五年了^①;此外还有拉斐尔的逝世,无惧与无畏的勇士巴雅^②的逝世;救护团^③骑士们被土耳其人逐出罗德斯岛;以及九十五条抗议书的公布^④——这是引起了宗教改革的初步行动。得·索托最初看见这条河的时候,伊格纳夏斯·罗耀拉^⑤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名字;耶稣会教派还不满一周岁;西斯廷礼拜堂里米开朗琪罗画的《末日裁判图》上的油墨还没有干;苏格兰的玛丽王后还没有降生,但在这一年的年终之前是会出世的。喀德邻·得·美第奇^⑥还是个小孩子;英国的伊丽莎白还只有十几岁;喀尔文^⑦、般范纽都·切利尼^⑧和

① 法兰西斯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劲敌,一五二五年在巴维亚战败被俘。

② 皮埃尔·特雷尔·巴雅(1473?—1524),法国骑士,以勇武善战闻名于世。

③ 救护团是中世纪以救护十字军伤病战士和圣地朝拜者为职责的一个团体,参加这个救护团的成员称骑士。

④ 一五一七年,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公布九十五条抗议书,揭露罗马教皇的罪状和教会的腐败,从此他就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⑤ 伊格纳夏斯·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耶稣会教派的创立者。

⑥ 喀德邻·得·美第奇(1519—1569),法王亨利二世之妻,她的儿子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在位时,她曾以摄政身份成为法国的当权人物。

⑦ 约翰·喀尔文(1509—1564),法国新教的宗教改革家。

⑧ 般范纽都·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工艺美术家。

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都正在声名最盛的时候,各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制造历史;那瓦王国的女王玛加丽特正在写《七日谈》和几部宗教书——前者至今还在流传,其余那些书都被人遗忘了,谐趣和不雅的东西有时候比圣洁的东西是更能保持作品的寿命的;无拘无束的宫廷风尚和荒诞无稽的武士之道正盛极一时,有爵位的上流绅士们经常以马上斗枪和比武为消遣,他们打斗的本领比拼字的本领还要大一些,而宗教却是他们的高贵夫人人们的爱好,她们还爱把她们的子女分为身任实职和徒有虚衔的两类,借此消遣。实际上,宗教到处都在特别蓬勃的状态中:特伦特城^①的会议正在召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正在放手施行各种火刑;欧洲大陆的其他各国都在剑与火的指挥之下被引向虔信圣教的生活;英国的亨利八世已经取缔了寺院,烧死了费舍^②和其他一两个主教,正在认真开始进行他的英国宗教改革,着手充实他的后宫。得·索托站在密西西比河岸上的时候,离马丁·路德逝世还有两年;离塞维达斯^③被烧死还有十一年;离圣巴索洛缪大屠杀事件^④还有三十年;拉伯雷的著作还没有出版;《堂·吉珂德传》还没有写出来;莎士比亚还没有诞生;还要再过漫长的一百年,英国人才会听到奥利弗·克伦威尔^⑤的名字。

毫无疑问,密西西比河的发现是一个可以推定年代的事实,这就把我们这个国家的崭新气象大为冲淡和改观,使它具有一种十分可敬的陈旧和古老的外貌了。

得·索托只看了这条大河一眼,随后他就死了,被他的教士和士兵们埋葬在那里。人们也许会以为那些教士和士兵们会十倍夸张地

① 特伦特城,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从前属奥国,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年间,罗马教会在这里开过三次宗教大会。

② 约翰·费舍(1459—1535),英国主教,因与英王亨利八世对抗,被处死刑。

③ 迈克尔·塞维达斯(1511—1553),西班牙殉教者。

④ 圣巴索洛缪大屠杀事件发生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国雨格诺派新教徒被旧教徒屠杀三万人。

⑤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一度为主宰英国的独裁者。

说这条河有多么大——当时的西班牙人惯爱这么做——借此引起别的冒险家马上就在那里去探险。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他们回到本国，所叙述的情况并不曾激起这么大的好奇心。一直过了许多年，没有白种人去探访密西西比河，在我们这个活跃的年代，这好像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人们可以把这个间断的时期照下面这样大致划分一下，借此使自己心中对这些年月有所“体会”：得·索托瞥见这条河之后，过了将近二十五年，接着莎士比亚就诞生了；他活了半世纪稍多一点，然后又死了；他在坟墓里待了大半个世纪，才有第二个白种人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我们今天决不会容许前后两次发现同一奇迹，竟至相隔一百三十年之久。如果有人在邻近北极的地区发现一条小河，欧美两洲就会派出十五个铺张浪费的探险队到那里去，一个是探索这条小河的，其余十四个都是为了彼此互相探寻。

我们的大西洋沿岸有白种人的居留地，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些人与印第安人是有密切往来的：在南方，西班牙人对他们进行抢劫、屠杀和奴役，还向他们传教，叫他们归化；在往北一些的地方，英国人拿珠子和毡毯跟他们交易，取得代价，还给他们带来文明和威士忌酒，算是一点“小意思”^①；法国人在加拿大用启蒙的方法教育他们，在他们当中传教，还有一个时期把他们的整批整批的居民引到魁北克来，后来又引到蒙特利奥来，收买他们的兽皮。那么，不消说，这些各色各样的白种人集团一定是听说过遥远的西部那条大河；事实上，他们的确是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一点消息——只是太模糊、太不明确了，因此它的河道以及长短宽窄和位置就连猜测都不大容易了。单只这件事情的神秘性就应该足以激起大家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去探险；可是结果却并没有这回事。显然是谁也没想到要这么一条河，谁也不需要它，谁也不对它发生好奇心；于是经过一世纪半之久，密西西比河始终无人问津，谁也不去打搅它。得·索托发现它的时

① 关于“小意思”的含义，请参阅本书四十四章最后三节。——原注

候,他并不是在寻找一条河,而且当时他并没有这种急切需要;因此他也就没有重视它,甚至还丝毫都不曾特别注意它。

但是后来法国人拉萨尔终于动了念头,要去把这条河寻找出来,对它进行探索。天下的事情总是这样:一旦有人抓住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主意,热衷于同一愿望的人们就一齐赶过来凑热闹了。这件事的情况也是这样。

自然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从前那一百五十年中谁也不需要这条河,而现在大家都需要它呢?显然是因为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大家认为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它发挥作用,因为大家渐渐养成了一种信念,以为密西西比河是流入加利福尼亚湾,因此就提供了从加拿大到中国去的一条捷径。从前人们原是设想着它是流入大西洋或是弗吉尼亚海的。

第二章 大河及其探险者

拉萨尔本人申请了某些高级的特权,而且都获得了已故国王路易十四的恩准。这些特权之中最主要的是到远近各处去进行探测,建筑堡垒,树立界桩,占领大块大块的陆地,并把这些土地奉献给国王,费用却由他自己开支;只取得某些无关重要的小小权益,作为报偿;其中有一项就是野牛皮的专卖权。他在蒙特利奥和他在伊利诺伊河上筑起的一座堡垒之间做了多次危险而艰苦的旅行,总共耗费了好几年的工夫,差不多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结果总算使他的探险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终于可以向密西西比河进发了。

同时别的一些探险队已经交上了更大的好运。一六七三年,商人若列和传教士马奎横过原野,到达密西西比河岸。他们经过大湖区域,再乘小艇从格林湾取道法克斯河和威斯康星河前进。马奎曾在“圣母妊娠节”的宴会上庄严地许下诺言,说圣母如果让他发现这条大河,他就要把它取名为“妊娠”来纪念她。他实践了他的诺言。当时所有的探险家都带着一批传教士一同旅行。得·索托带的是二十四个。拉萨尔也带了几个。探险队常常吃不到肉,衣服也很缺乏,可是他们却经常有做弥撒用的家具和其他必需品;照当时的一条古雅的历史记载的说法,他们随时都准备着“给获得拯救的人说明地狱的惨状”。

一六七三年六月十七日,若列和马奎和他们的五个随从的小艇到

达了威斯康星河和密西西比河汇合的地方。帕克门^①先生说：“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急流，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条河在密林遍布的崇山峻岭之下流过。”他接着又说：“于是他们就掉转船头向南划，顺流而下，穿过一片从来没有人类到过的荒凉地方。”

有一条大鲑鱼和马奎的小艇相撞了，使他大吃一惊；这原是很有来由的，因为印第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他的旅行是蛮干，甚至还有送命的危险，因为河里有一个水怪，“它的吼声老远就可以听得见，它还会把他们卷入它所居住的深渊”。我看见过一条密西西比河的鲑鱼，有六英尺多长，二百五十磅重；假如马奎那条鱼也像我看到的那条鱼那么大，那就难怪他以为那是吼声如雷的水怪来了。

后来野牛终于开始露面了，它们在当时沿河两岸的大草原上成群地吃草，那些老牛从那几乎完全挡住了视线的乱蓬蓬的鬃毛后面瞪着眼睛望着这些不速之客，那副样子又凶又笨，马奎描写过它们的怪相。

水上的旅客们小心翼翼地前进：

夜间靠了岸，生起火来做了一顿晚餐，然后把火扑灭，又上了船，再往前划了一段，就在中流抛了锚，留一人守夜，一直守到天亮。

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老是这么做；一直过了两个星期，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看到。那时候这条河真是荒凉得可怕。现在一大部分的地区仍旧是那样。

但是在两个星期完结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在西岸的泥地里发现了

^① 法兰西斯·帕克门(1823—1893)，美国历史家。